

集部

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三　　宋　釋覺範　撰

序

五宗綱要旨訣序

傳曰人能自重然後可與言學余以謂自重者必其天資才全而識遠何以知之張子房三世相韓韓為秦所滅時年二十許弟死不葬䄂鐵椎擊始皇惧中副車走匿下邳乃能跪履於父老及佐高帝定天下漢業已成

粃糠王侯掉頭不顧思與赤松子遊韓信微時自藏於怯淮陰少年易之使出跨下一市大笑而色不怍及爲高帝大將一軍盡驚而氣不矜談笑而破趙名震天下得亡虜而師事之子房勇擊始皇而謙辭封爵韓信智出跨下而明師亡虜非材全者能自重如是乎郗原詣孫崧學崧以書相分原得書不讀曰夫學者以智髙者通書何爲哉藏書於家游學四方學成以書還崧解不傳書之意崧服其敏徐曠學於太學時沈重講授門弟

子常千人曠所質問數日辭去或問其故曰先生所講紙上語耳若與境彼所未見尚何覿重知之憚其能根矩智識粹美不在糟粕文遠巧妙非止準繩非識遠者能自重如是乎吾故曰必因其天資也夫刻志功業傾心名節者世間之學耳若離三界出五有者非夢幻功業戲劇名節可畫而天資無張韓邴徐之英余竊憂之諸佛三昧謂之甚微細智麤浮心識其能至哉菩薩行海謂之旋陀羅尼門鄙陋志操其能入哉學者之才如

蓬芒之微而所授之道如萬鈞之重雖至愚知其不可然猶紛然不知愧可笑也為弟子者心非其師而貌敬之為師者實鄙弟子而喜授以法上以數相羈縻下以諂相欺誑慢侮法道甚於兒戲嗚呼昔清辨菩薩以芥子擊修羅窟而隱候龍華道成乃問未決之事謂今彌勒未具徧知也辨之求師何其難也達摩達恨師子尊者不令嗣祖渡谿見女子浣露其足念曰此脛乃爾白皙耶師子怒至曰今日之心可嗣祖乎師子之求弟子

何其審也大法寖遠名存實亡其勢則然葢嘗中夜起喟為之涕零余少游方所歷叢林幾半天下而師友之間通踈粹美者尚多見至精深宗教者亦已少矣又三十年還自海外罷廢之餘叢林頓衰所謂通踈粹美者又少况精深宗教者乎百丈法度更革略盡輒波及綱宗之語言如雲門綱宗偈曰康氏圓形滯不明魔深虛喪擊寒冰鳳翥已飛霄漢去晉鋒八博擬何憑雲門非苟然作也而昧者無地寄其意識輒易以循其私曰晉

鋒八法審如易者之意則康氏圓形魔深虛喪又何義哉洞山渡水見影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踈吾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與麼會方始契如如其言契如如但一文殊無二文殊故曰渠今正是我我今不自渠旨甚明白而昧者易之曰渠今不是我我今不是渠遂令血脉斷絶豈曹洞旨趣乎仰山臨終付法偈曰一二二三子平目復仰視兩口無一舌即是吾宗旨兩口無一舌溈山之牛一身兩號之

意而昧者易之曰兩口一無舌審如易者之言則是共功時功尚何論哉臨濟付法偈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禀吹毛用了急須磨吹毛劔也用即磨之意不欲犯鋒耳而昧者易之急還磨旨趣安在哉而以之不疑可謂陋哉獨法眼未遭更易行恐不免耳昔阿難聞誦佛偈曰若人生百歲不識水潦鶴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知謂曰吾從佛所聞異於是應曰不善諸佛機非水潦鶴也誦者告其師師應曰

阿難耄矣所記錯謬夫諸佛機久而尚為水潦鶴豈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不作梁武喧爭之語晉鋒八慱不作右軍草書乎因編五宗機緣以授學者使傳誦焉

華嚴同緣序

余聞一切衆生識種皆具十法界性謂佛菩薩緣覺聲聞四聖天人傍生餓鬼地獄阿修羅六凡是十種性本無性隨所熏起任運成就有人於此為諸人等談無上道解脫知見一切衆生皆證圓覺則識性熏發佛種如

是乃至爲諸人等談不義語毀謗三寶一切障道之法則識性熏發惡道種是故如來世尊每謂衆曰善男子善知識者是汝等最大因緣能令汝輩明見佛性離苦成道事彼知識不惜身命又菩薩願力願與衆生爲不請友其所立誓惟欲衆生悟心成佛然諸衆生自棄自賤貪戀生死飄流諸趣不能逢遇善知識善友如萬頃波尋一瓦礫今惠臻道人欲以是毗盧藏微塵章句不思議妙義結萬人同觀看其設心欲熏發一切衆生佛

乗之種是其願力為不請友而我大衆同得值遇譬如盲龜值浮木孔當生難遭之想起增上善心使易成就竢其畢作爲卵塔書萬人名各藏於塔中虛空可殞而此願力如爍迦羅惟願刹刹塵塵證明我說嗚呼六道以憂畏飢餓之火所逼燒尚不聞有佛安得聞經哉唯人道一切成就既已見佛又復聞經而不請友曲折誘導更復惰慢作跛驢心是眞自棄凡我見前法界性侶幸同進道惠臻道行高潔而飽叢林受持願力久矣成

熟是故今同普告大衆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唯加鞭此道是眞知恩政和五年二月十九日書

洪州大寧寛和尚語錄序

但識綱宗本無寔法又曰若以寔法與人土亦難消巖頭說法指人甚要而語不煩亦何嘗鉤章棘句險設詐隱務爲玄妙哉故其得友如雪峯有子如羅山於生死之際如洞視戶庭未嘗留情近世叢林失其淵源以有思惟心爭求寔法唯其以是爲宗也故高則妄見勝妙

之境下則波爲世諦流布而綱宗喪矣余猶及見前輩能言老黄龍同時所游從有若楊岐會翠巖真大寧寛皆一時號明眼而會與真所得法子照映江左語言布寰宇獨寛公少見機緣有石門宗杲上人抗志慕古俊辯不羣徧游諸方得此錄讀之而喜曰雖無老成尚有典刑也其可使後學不聞乎即唱衣鉢從余求序其所以命工刻之嗚呼杲之嗜好可謂與世背馳彼方尊事大名譽者傳授其語而杲獨取百年物故老僧之語欲

以誇學者不亦疎乎雖然會有賞音者耳

臨平妙湛慧禪師語錄序

傳曰雖無老成尚有典刑典刑且次之則老成蓋前人所甚貴也又曰惡夫碔砆之亂玉則似之而非者又其所甚疾也貴老成疾似之而非者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是也近世禪學者之弊如碔砆之亂玉枝詞蔓說似辯博鉤章棘句似迅機苟認意識似至要懶惰自放似了達始於二浙熾於江淮而餘波末流滔滔汩汩於京

洛荆楚之間風俗爲之一變識者憂之俄有叢林老成者嶄然出於東吳説法於錢塘諸方衲子顧見爭先川輸雲委於座下法席之盛無愧圓照大通於是天子聞其名驛召至京師住大相國寺智海禪院是謂妙湛禪師慧公未嘗貶剝而諸方屈伏不動聲氣而萬僧讓雄彼似之而非者不攻而自破如郭中令之單騎見虜孔北海之高氣讋魏以其荷負大法故稱法窟龍象以其搏噬邪解故稱宗門爪牙也余與禪師游舊且少相好

不見之二十年宣和三年十月初吉有仲懷禪者過余湘上出其示徒語爲示昔蓮花爲聰道者作禮曰雲門兒孫猶在余則以手加額望臨平呼曰豈雪竇顒公復爲吳人說法乎何其似之多也

僧寶傳序

曹谿之道至南嶽石頭江西馬祖而分爲兩宗雲門曹洞法眼皆宗於石頭臨濟潙仰皆宗於馬祖天下叢林號爲五家宗派嘉祐中達觀曇穎禪師嘗爲五家傳略

其世系入道之緣臨終明驗之効但載其機緣語句而已夫聽言之道以事觀既載其語言則當兼記其行事因博採別傳遺編參以耆年宿衲之論增補之又自嘉祐至政和之初雲門臨濟兩宗之裔卓然冠映諸方者特爲之傳依倣史傳各爲贊辭統八十有一人分爲三十卷書成於湘西之南臺宣和五年正月八日伏遇判府安撫大學降貴令辰繕寫呈獻仰祝台筭許旌陽白日仙去天詔書曰敉汝不事先祖之罪佳汝施藥呪水

之功夫施藥呪水期於活人者也活人而能致飛仙況
壽考乎余觀安撫大學其牧民臨政皆得佛法之至要
和而為生威而為殺生殺皆以活人為本嘗生瀏陽囚
徒十有二人於死中佛法之見於和者也戮一賀文而
億萬生齒安堵佛法之見於威者也其妙用活人之功
較之旌陽殆相萬矣惟其得法之淵源實出於圓照本
禪師而不可誣也故余特以禪書為獻伏冀燕閒之暇
少賜披覽豈勝幸甚

嘉祐序

禪師諱契嵩字仲靈藤州人也少從洞山聰禪師遊出世湖山乃嗣其法其道微妙而末法學者器近而不能曉悟而公亦不肯少低其韻以俯循其機因歎曰吾安能圓鑿以就方枘哉聞之聖賢所為得志則行其道否則言而已言之行由是為萬世法使天下學者識度修明遠邪林而遊正塗則奚必目擊而受之謂己之出邪即閉關著書以攻正祖宗所以來之之遺為十二卷又

別定祖圖書成携之京師因内翰王公素獻之仁宗皇帝又爲書先焉上讀至吕固爲道不爲名爲法不爲身歎愛其誠旌以明教大師賜其書入藏書既送中書時魏國韓公琦覽之以示歐陽文忠公公方以文章自任以師表天下又以護宗不喜吾道見其文謂魏公曰不意僧中有此郎邪黎明當一識之公同往見文忠與語終日遂大喜由是公名振海内遂買舟東下居永安精舍而歸老焉公雖於古今内外之書無所不讀至於安

危治亂之略當世同人少見其比而痛以律自律其身其學端誠爲歸宿之地而慕梁惠約之爲人以其學校其所爲未見少差其考正命分於賢聖出處之際尤爲詳正觀學者循奇巧而不知本也乃作壇經贊亡孝背義又循養其欲也乃作孝篇十二章士大夫不顧名實多是已非他乃作輔教編學者苟合自輕不貴尚以修德也乃題遠公影堂記其所慕也乃作茨堂序因風俗山川之勝欲以拋擲其才力以收景趣乃作武林志至

於長詩贊而已殆所謂太山之一毫芒耳公終於湖山而火化不壞者六物天下聞其風者爲之首東長想嗚呼一匹夫雲行鳥飛天地之間視萬乘之尊其天地之遠也顧巨公貴人雲泥之異也而一旦以其所爲之書獻天子爲之動容天下靡然向其風而卒能酬其志豈非其所自信修誠之效歟後之學者讀其書必有掩卷而三歎者也元符元年中秋日高安其序

陳尊宿影堂序

陳尊宿者斷際禪師之高弟也嘗庵於高安之米山以母老於睦遂歸編蒲屨售以爲養故人謂之陳睦州臨濟至黄檗衆未有知之者而公獨先知之嘗指似斷際曰大黄之門必此兒也雲門祕傳於公人所知之而公更使謁雪峯曰當嗣之不然吾道終不振矣雲門臨濟能不忘其言故宗一代天下古今依此以揚聲其德澤方進未艾也夫二子方其匿耀也其施爲未有以異於人而卒不能逃公之言何也古之人篤聞其信已故其

處心也公惟其公是以自知之審而知人之詳也今之世雖有通人遠才不小同已則橫議疾之不掩則謗之而已通人遠才固自負而群小又工於爲謗宜乎其贅隅於世也而庸下之徒能阿其所好故爭厚恩之環目遲以爲嗣庸下者固欲顯於人而好名者素快同於已宜乎其豐隆於時也吾行四方有年矣見此種人何限而恬然不知怪世衰道微一至於此使其聞公之風見公之像其何以施眉目耶嗚呼期臨濟必大黄檗之門

而其嗣方大盛知人之詳也祝雲門嗣雪峯庶未其詰自知之審也傳曰知人則哲自知則明吾於睦州公見之矣公之影堂在高安南之四十里所謂米山者也

昭默禪師序

李北海以字畫之工而世多法其書北海笑曰學我者拙似我者死當時之人不知其言有味余滋愛之蓋學者所貴貴其知意而已至於蹤蹟繩墨非善學者也豈特世間之法爲然出世間法亦然黄檗運公師事百丈

大智禪師而迅機大用每凌𨋍之百丈固嘗歎曰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玄沙備師從雪峯眞覺禪師最久備遂爲談根門無功幻生幻生法門其論皆揭佛祖之奥雪峯亦嘗撫其背曰豈意衰暮聞此妙法汝再來人也吾所不及然雪峯百丈之道益尊而黄檗玄沙得爲的嗣初未嘗印脫其語言順味其機因以欺流俗此道寂寥久矣乃今於黄龍清禪師見之公爲晦堂老人侍者而名聲已鬧聞叢林其超情獨脫之

論無師自然之智當機密用人不敢觸其鋒雖晦堂唯知加敬而已雙井徐禧德占黄庭堅魯直此兩翁世所謂人中龍也往來山中與公語未嘗不屈折嗟以為不及以故天下士大夫悦慕願見想望風采公名惟清自號靈源叟世為洪州武寧陳氏子童子時誦書日數千言伊吾上口有異比丘過書肆見之引其手熟視大驚勸其父母使出家公即忻然往依高居菴為師幾何為僧受具足戒即起遊方初謁法安禪師欲傾心受法

法安曰子他日洗光佛日照耀末運苦海法船也一壑豈能畜汝行矣無自滯公因徧歷諸方晚歸晦堂久之初開法於舒州之太平衲子雷動雲合而至未嘗謹規矩而人人自肅江淮叢林號稱第一洪州轉運使王公桓迎公歸黃龍欲以繼晦堂老人未幾晦堂化去公亦移病乃居昭默堂宴坐一室頹然人莫能親疎之然見之者皆各得其懽心至於授法鉗椎鍛煉則學者如於蒐覘水車然莫知罅隙其提唱議論初不許學者傳錄

有得其片言隻句者甚於獲夜光照乘然余於公爲法門昆弟氣宇英特慎許可獨首肯余可以荷擔大法頃於山中日有異聞嘗曰今之學者多不脫生死者正坐偷心不死耳然非學者過也如漢高帝詔韓信以殺之信雖死而其心果死乎今之宗師爲人多類此古之道人於生死之際遊戲自在者已死却偷心耳如侯景兵至建鄴武帝御大殿見之神色不變輭語撫慰而侯景汗下不敢仰視退謂人曰蕭公天威逼人吾不可以再

見也侯景固未嘗死而其心已滅絶無餘矣古之宗師
爲人多類此吾觀今諸方說法者鉤章棘句爛然駭人
正如趙昌畫花寫生逼眞世傳爲寶然終非眞花耳其
應機引物以曉人皆類此大觀三年秋余以弘法嬰難
越明年春病臥獄中公之的子德逢上人以書抵余曰
昭默病遂有書付禪師使人不能候而去余矍然而起
坐念公平生奇德美行恐即死後世莫得以聞故爲䟽
其略以授逢使往謁道鄉居士求文刻石於山中以傳

信後世云大觀四年正月二十五日石門某序

潛菴禪師序

法道東來授受之際必因師弟子之賢茍非其人道不虛行如雲起而龍隨鶴鳴而子和其周旋之久機緣之著而特以侍者稱者如鳥窠之有會通南陽有應眞趙州有文遠南院有守廓慈明有海善翠巖有慕喆而黄龍有公公諱清涼洪州新建鄧氏子世力田幼超卓短小精悍去依洪崖法智爲童子年二十一落髮受具足

戒時武泉常寶峯月雲居舜道價壓叢林公遊三老間
皆蒙鼯許而疑終未決謁黃龍南禪師南曰昔洞山見
雲門門問近離甚處云查渡夏在何處曰湖南報慈曰
幾時離八月二十五云放汝三頓棒公聞之大驚南公
又曰洞山又問適來祇對有何過而蒙賜棒門云飯袋
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商量公大笑南公問何笑對曰
笑者黃面淅子憐兒不覺醜耳自是容爲入室父子言
論久即令坐于旁去遊南嶽時先雲庵方出潙山與公

復造積翠公爲侍者七年南公歿隱遺西山西山有惠嚴院僧死屋無像設露坐公見而喟曰古人所山開基致無爲有恐懷不舉哉乃求居以修完之不五年而殿閣崇成百具鼎新即棄去遊廬山南康太守徐公聞名延居南山清隱寺寺在大江之北面揖廬山公門風孤峻學者皆望崖而退以故單丁住山十有八年元符二年秋余與弟希祖自南昌舟而東下訪之晨香夕燈升堂說法如臨千衆而叢林所服玩者莫不具時時钁地

處置爲余言先師初事栖賢諟泐潭澄更二十年宗門
奇奥經論要妙莫不貫穿及因文悅以見慈明則一字
無用設三關以驗天下禪者而禪者如葉公畫龍龍見
即怖余曰每疑三關語垂示平易而人以爲難何也公
曰衆生爲解礙菩薩未離覺大智如文殊師利欲問空
王佛義即遭擯出以其墮艱難故起現行耳嗚呼自墮
艱難故起現行學者大病如人開眼屎牀平地喫攧然
今化去三十年猶有悟其旨者不無損益也有僧依十

有二年公舉令住淨衆寺辭行謂曰汝雖在此費歲月實不識吾家事儻嗣法當不以世俗欺誑爲心其人乃嗣翠巖機焉南昌隱君子潘延之與爲方外友延之迎歸西山而州郡文爭命居天寧衲子方雲趨座下一時名士摳衣問道公以目疾隱居龍興寺房戶外之屨亦滿上藍忠禪師雲蓋智公之子於公爲叔姪移公居寺之東堂事之如其師叢林高其誼余政和四年冬證獄太原捽縛在旅邸人諱見之而公冐雨步至撫慰爲死

訣明年南歸幸復見之軒渠笑曰吾不意乃復見子公壽八十四目盲復明此其精敏於道志願叢林所致嗚呼佛法寖遠壞衣尨毳之人亦有侈欲爲人師者爭慕華構便軟暖公獨舉頹壞而新之爭欲坐八達衢頭以自賣其道而公獨居荒遠以自珍之爭好勢利惡醜而公獨犯衆惡自信而力行之每謂弟子曰無事外之理理外之事觀其措置豈其眞然之者耶

定照禪師序

達磨之道六傳而至曹谿自曹谿派而為江西石頭二宗既昭天下學者翕然從之由二宗以列為五家于今唯臨濟雲門為特盛洞山悟本禪師機鋒竪亞而出年代寖遠惜其無傳元豐中有大長老道楷者赫然有聲于京洛間問其師承乃投子青華嚴嫡嗣青公為大陽真子盖洞山七世玄孫也大觀元年京師大法雲寺虛席有司以公有道行請于朝顧令繼嗣住持奉聖旨可其請未幾開封大尹李孝壽表公談以禪學卓冠叢林

宜有以褒顯之即賜紫方袍號定照禪師左璫持詔至法雲楷謝恩已乃爲表辭曰伏蒙聖慈特差彰善閣祗候譚禎賜臣定照禪師號及紫衣牒二道臣戴睿恩已即時焚香升座仰祝聖壽伏念臣行業迂踈道力綿薄嘗發誓願不受利名堅持此志積有歲年庶幾如此僧道後來使人專意佛法今雖蒙異恩若遂忝冒則自違素願何以教人豈能仰稱陛下所以命臣住持之意所有前件恩牒不敢祗受伏望聖慈察臣愚悃非敢飾辭

特賜允俞臣沒齒行道上報天恩上閲之以付李孝壽躬往諭朝廷旌善之意而楷執拗不回開封府尹具以其事聞上大怒收楷送大理寺吏知楷忠誠而適批逆鱗有憐之之意問曰長老枯悴有病乎楷曰無之吏曰有疾則免刑配楷曰平時有疾今實無豈敢藉疾僥倖聖朝欲脫罪譴耶吏歎息久之竟就刑縫掖其衣編管緇州都城道俗觀者如市皆爲之流涕而楷神和氣平安步而去如平日至緇州僦屋以居而四方衲子爭奔

隨之接武于道嗟乎禪師粹然一出支洞山已頹之綱道顯著于時矣而聖朝方以道治天下海内肅清推表有德天時人事適相偶如此而楷獨罹此禍可疑也夫豈斯道疑獨間關至此卒不能以振興之耶抑亦夙殃成就緣會如是耶聞之者莫不長喟余因疏其事以授嘗識禪師者使學者知道固如是而覦欲勝天滅命者可以發一笑也

邵陽别胡强仲序

多言乃致禍罷滿苦不容人有兩三心安能合爲一河壞螘孔端山隤有鼃穴生存多所慮長寢萬事畢此孔北海臨終時詩也而其意乃若自悔何也教汝爲惡邪則惡不可爲教汝爲善耶則我平生未嘗爲惡此范滂臨刑語其子之辭也而其意乃若自疑何也徐有功方視事吏泣白曰有詔公當棄市有功置筆安步而去曰豈我獨死而諸人長不死乎三坐大辟當死不憂三赦之不喜其明見自性不悔不疑而卒以榮名終吾聞成

就世出世間法特一切能捨耳有功其亦知此乎余學
出世間法者也辭親出家則知捨愛遊方學道則能捨
法臨生死禍福之際則當捨情頃因乞食來遊人間與
王公大人遊意適忘返坐不遵佛語得罪至此重賴天
子聖慈不忍置之死篆面鞭背投之海南平生親舊之
在京師者皆嗟聞諱見雲散鳥驚獨吾友强仲姁嫗守
護如事其親自出開封獄冐犯風雪繭足相隨三千餘
里而至邵陽猶不忍去嗚呼臂三折而知醫閱人多而

曉相事更疑危而識交態有交如子何必多爲然强仲每見余蓬頭垢汚在束縛中飲食談笑如平日言涕俱出曰子殆不知世間有恥辱憂患乎抑眞石肝鐵腸也余笑曰死可避乎心外無法以南北論中外則謂之失宗以僧俗議優劣則謂之迷旨失宗迷旨前聖所呵吾方以法界海慧照了諸相猶如虛空大千沙界特空華耳何暇置朱崖於胷次哉强仲高義庶行追配古人宜若知此子持此語爲我謝鄉里故人此去死生一決死

不失爲谷泉脫或無恙尚不失爲車中王尼他日綠錦江頭相見追惟今日刖尚可軒渠一笑也政和元年十二月十九日海南逐客某序

送強仲北遊序

洛生郭玉得程高方脉六微之技陰陽不測之術漢和帝時爲大醫王多有應効性仁愛雖賤如廝養必盡其心力而醫貴人時或不愈帝使貴人衣廝養服問醫輒効問狀對曰醫之爲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針石

之間毫芒則乖存神於心手之際可得解不可得言也夫貴者以高顯臨臣臣以怖懾承之其爲難也有四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也將身不謹二也骨節不能使藥三也好逸惡勞四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以不愈也嗟乎人之理患不能知之知之患不能行之觀玉所論甚明而竟不能用雖得之亦失之之謂也玉蓋所謂有技之醫非有道之醫也有道之醫如庖丁之

解牛但見其理不見其全牛也如孫武之誅二隊長但見其法不見吳之寵姬也吾友强仲少任俠喜立奇節赴人之急難義形於色慕太史子義王義方之爲人中年學道一飯奉身爲伊蒲塞之行雖摧縮鋒角而劇談滑稽每每絕倒坐客强仲蓋寓於技以游人間世者也而喜醫貴人聞强仲跫然足音即其疾不辭而去余嘗問之對曰吾治貴人有三易方視其疾以投藥不知有富貴如承蜩也不以天下易蜩之翼一也貴人必聰明

可曉以避就之理二也且吾期於活人而非事於名一醉之外無所恤三也玉以四難自藏而强仲以三易自顯殆所謂有道之醫也王城貴人之都會强仲往遊焉明年山林間聞京師有異人能生人於死中如秦越人華佗者必强仲也

送李仲元寄超然序

余至海南留瓊山太守張公憐之使就雙井養病在郡城之東北隅東坡北渡嘗遊愛泉相去咫尺而異味爲

名其亭曰洞酌且賦詩而去其旁有堂名曰踈快渠渠高深吞風吐月堂之後有軒名曰俱清倚欄東望山海之勝一覽而盡得之太守又構庵于後其名至遠余既居之乞橄欖于旁舍判荔樹於沙岸作詩其略曰整藍乞橄欖斷樹判荔枝日作東坡羮有佳客至饌山谷豆腐以餉之崇寧寺有經可借郡有書萬卷太守使監中之余時乞食于市作息之餘發首楞嚴之義以爲書他日以寄吾弟祖超然使知余雖困窮於萬里不能忘道

也仲元將渡海不欲更作書如到京爲我一至天寧見因覺先爲余錄之以寄超然且發萬里一笑

夢徐生序

余竄朱崖三年既蒙恩澤釋放政和三年十一月十九日自瓊州登邁北渡將登舟有兩男子來附載佐舟者識之曰此泉州徐五叔兄弟也往來廉廣歸宿於瓊以販檳榔爲業且見之二十年矣遂與俱載曉渡三合流無恐未及雷州岸次日北風不可進乃定石留赤岸半

月日以一掬米轉手送徐生爲營炊余時時弄筆硯又臥看左傳徐生默坐久之則去十二月五日風自南至天海在中日出瑩碧間舟行如鏡面未及晡抵廉州對岸館於蛋叟之舍徐生盡以其販具付偕載者使自至廉收米曰此吾女兒之子也道人脫死地萬里獨行庸詎知無意外憂乎願護送歸筠即爲買馬顧力步隨余走七十驛而至南嶽方廣寺余曰子可還此山吾家也衲子皆故人雖至筠無以異此徐生固請一到高安累

日不去已而曰道人樂居此則可乃拜辭問所欲曰止求舟中臥讀之書余曰此春秋左傳處處有之曰第與我耳因授與之五年秋八月十二日晝臥夢徐生如平日懷其人乃書以示超然曰蜀先主嗜結毦魏明帝好斧鑿之聲夫結毦與斧鑿之聲有何好而人君嗜之未易詰其所以然吾意人之相合以氣亦以是哉然徐生特商賈者何從知覺範而所爲如此可不怪也

李德茂書城四友序

政和五年余自太原還南州過都下上元夕宿故人李德茂之館德茂環積墳籍名曰書城日與筆硯紙墨爲四友余曰公通籍金閨名聞縉紳而取友乃止是乎德茂笑曰昔周公誅管蔡張陳解刎頸吾未嘗不置卷長嘆夫昵親利害雖大聖不能保其親刎以衆人之罷登功名之場而欲全交乎吾家濬之知之故棲遲林麓圖梁鴻老萊子之像爲友太白婆娑江湖結明月爲無情之遊吾以爲白失之誇而渤失之誕也管城子吾益友

也直諒多聞每與之語娓娓不倦燕卿吾德友也氣清而骨輕知白而守黑固膠漆之義重知見之香楮先生吾畏友也悃愊無華見地明白吾見之未嘗不展盡底藴石虛中吾端友也天姿剛勁琢磨以成溫潤而有容知言而能默是四子從吾游神交道契忘義忘年久矣子今乃見問何哉余曰蘇易簡常輔此四人之賢爲文房四寶意非其所好也德茂不名而友之宜乎同居于書城之間無厭也請書以爲序使士大夫知有友四君

子者自德茂始

連瑞圖序

崇仁爲撫屬邑山川清華民俗茂美然封連南康廬陵熏烝之習珥筆之風或波及之以故訟繁號稱劇邑自昔及今政有能聲者才可倒指而數比歲仍飢令佐非正官苟簡歲月以氣相勝而去者數矣今年春奉議彭公思禹通佐仇公彥和聯翩下車思禹風力敏强鑒姦鏟猾撥煩摧劇吏民驚縮以爲神號霹靂手而彥和又

能詳明練達照了罅隙以裨贊之卯衙退砌無人迹木陰覆庭終日而囹圄殆可羅雀於是令丞抵掌清語而罷卒以爲常春夏之交雨連旬早稻登場已而又雨無日民歌於阡陌之間所至相和六月癸亥有千葉白蓮雙葩並榦生於縣之西池乙丑有芝三莖紫頴黄英生於丞署之後堂邦人聚觀不厭嗚呼天下之令佐其才賢使民畏服敏妙勵精者所至尚多有之至興居一室淡然無爲而使百里之内風雨時若禾黍豐登奇祥發

現於花木如斯邑者寡矣使吏民畏服者人也而竒祥於花木者天也傳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蓋理有固然余聞精誠之至各以類感貳師將軍拔劒剌崖而飛泉湧忠之至也李善自乳其主人之子而乳湩義之至也古初護柩以身捍火而火滅孝之至也蔡順之母齕指以呼順而順至慈之至也夫忠義孝慈之應如形附影如聲赴響則兩公推誠以蒞民勤政以報國而嘉瑞並見者和之至也今同治一邑氣和且爾則異日坐

斷國論以康濟斯民宜如何哉邦人圖二物以誇四方稱頌令丞之賢故余樂爲之序

墮齋偈序

圓覺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如人言蜂醞百花之香爲甜耳永嘉曰若以知知寂此非無緣知如手執如意非無如意手若以自知知亦非無緣知如手自握拳非是不拳手亦不知知知寂亦不自知知不可爲無

知自性了然故不同於木石如手不執物亦不自握拳不可爲無手以手安然故不同於兎角如人言所以甜者爲蜜耳而南泉曰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如人見蜜及親嘗耳曹山以墮統三法如人以蜜觸舌自知純甜無中邊味耳南州道人本忠聞之擊節賞音余曰此郎殆人類精奇追友其人於百年之上遂名其所居曰墮齋請余記之爲說三偈曰生在帝王家那復有尊貴自應著珍御顧見何驚異又曰紛然同作息

銀椀裏盛雪若欲異牯牛與牯牛何別又曰有聞皆無

聞有見元無物若斷聲色求木偶當成佛政和六年正

月日

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石門文字禪卷二十四

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毛鳳儀

校對官主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金國禮

石門文字禪卷二十四　宋　釋覺範　撰

序

送僧乞食序

曹谿六祖初以居士服至黃梅夜舂以石墜腰牛頭衆之糧融乞於丹陽自負米斛八斗行八十里朝去暮歸率以爲常隆化惠滿所至破柴制履百丈涅槃開田説義墜腰石尚留東山破柴斧猶存鄴鎮江陵之西有負

米莊車輪之下有大義石衲子每以爲游觀不可誣也世遠道喪而妄庸寒乞之徒入我法中其識尚不足以匡欲其可荷大法也方疊花制襪以副絲絇其可夜舂乎纖羅剪袍以宜小袖其可破柴乎升九仞之峻僕夫汗血不肯出輿其可負米乎方大書其門云當寺今止挂搭其肯開田說義乎余嘗痛心撫膺而歎者也屢因弘法致禍卒爲廢人方幸生還逃遁山谷而衲子猶以其嘗親事雲菴故來相從余畜之無義拒之不可即閑

闗堅臥有扣其門而言者曰雲庵法施如智覺愛衆如雪峯出其門者今皆不然道未尊而欲人之貴已名不耀而畏人挨巳下視禪者如百世之寃謟事權貴如累劫之親師皆笑蹈此汚而去庶幾雲庵爪牙矣於是蹶然而起曰然則無食奈何曰當從淨檀行乞亦如來大師之遺則也老人肯出則庶使叢林知雲庵典刑尚存余嘉其言因序古德事以慰其意當有賞音者耳

簷蔔軒序

法輪齊禪師開軒于不思議室之西詹蔔林之間因以爲名門弟子告語曰吾師以異方便附物顯理蓋其華葧六出所以殊衆卉如心花發明諸地故其葉之寒茂所以傲雪霜如道根深固抑魔外故其色至潔因地法行盛明淨故其實至黄慈悲攝物道中利故余疑其說而造焉目擊而坐了無問答微風披拂枝葉參差異香郁然純一無雜鼻觀通妙聞慧現前譬如兩鏡相臨於中無像而燈忽舉知相攝入雖接武至者雲擁而集當

又如百千鏡中各納燈體圓備同徹更爲主客融通自在成法解脫昔黄龍三關神通遊戲於語默之外寳覺之拳獨體全露於背觸之間今禪師乃宴坐不言之中使來者嗅薝蔔焉乃翁乃祖皆以舉手動足爲佛事克家之子又以清芬轉法輪非縱非横非同非異如伊之字摩醯之目非化變諸幻而開幻衆者乎師之所示如月標指我作是説如繪虚空指非月體則此軒之所以構也空無受繪之曲則言語文字獨何傷乎禪師撫掌

大笑因戲錄爲序使登之者援筆而賦蓋自石門㫖始

送因覺先序

覺先佛照禪師高弟也佛照於世有勝緣方其在山林也則領匡山鸞谿及其遊城郭也則住上都崇寧是望刹皆天下之冠蓋梵釋龍天之宫從空而墮者也余嘗館丈室之東見巨公要人入門下馬氣摩雲天金朱耀日塞門如市佛照者裙纔及膝吉貝纏其脛勃窣趨迎權貴不韻甚矣然杖拂之下萬指隨之雖往來城郭山林二

十年牧僧行道如一日者覺先陰相之也覺先有智仍能立事數惷惷其師爭曲直竟袖手還江南佛照思其賢曲折呼之覺先堅臥不動政和七年春詔易天寧爲神霄宮佛照以老病景德房寺覺先曰噫吾西矣秋八月朔來別坐有獻言者曰子去京三白矣迺復往如山林桯梏之機何余折之曰慈明吾祖也而以李公故西遊寶覺吾大父行也以王晉卿故亦西遊是二大老天下之奇德意有所合千里從之矧覺先以師老病而西乎

行矣子於義得矣覺先忻然曰敢不受教然吾之所識皆公故人能嗣音乎余以屏迹巖叢棧絶世路寧當交公卿大夫哉脫有見問者爲言未能爲世收寒涕是矣中秋前三日某序

送秦少逸李師尹序

余久厭大梁車馬之塵而思江湖漁樵之樂故自淮宋之郊再遊匡廬南窮蒼梧休于衡山之下愛其洞壑深邃願爲終焉之所林間有人焉望之如瓊林玉樹恍然

如行金明緑野之郊見狂遊貴公子揖而問之則此邦
賢者秦少逸李師尹輩也徐扣其所蓄蓋亦無所不觀
因結爲友與之遊久而益敬會天子詔下將校藝於有
司送别於碧巖之阿而告之曰前誌多云并汾汝洛之
間土厚水深淺井十餘丈清涼甘滑土無横文色如烝
麪故其俗重遲美茂士君子博學而知要古今光明秀
傑之士排肩而出不可勝數大江之南荆湖之間其地
甲濕人心輕浮偏急多爭故士君子學問苟簡切觀前

代能以功名富貴終始者無幾後生末進皆以其風俗
素輕浮故甘自廢棄余切以爲過矣昔謝安有鼻疾故
詠書之音重濁當時名流慕其爲人皆掩鼻效之楊綰
以清約自律而當時貴人有爲減騶從者是皆以天姿
嗜好成一時之風俗東甌之民朴野不學自古鮮有仕
於朝者歐陽詹以秀才倡之至今號爲多士潮陽在瘴
海之隅民未知學韓文公以趙德爲之師其俗稱爲易
治以是又激厲學行成兩邦之美化今之學者能知之

而莫能行之行之而不見其效何哉自信之不篤自重之不至耳使其能自信雖簀中之死人足以自致青雲之上能自重其材則跨下之餓夫足以建立而稱孤豈犇走仁義有王佐之略者而以風俗爲病哉蓋士能成天下之風俗而風俗有不能爲士之病明矣諸君勉之吾將見君輩角立菌列出於卑薄之地仕而達發其毫末猶能無愧揚謝不幸而窮蹇則猶不失爲歐陽詹趙德而已其勿以吾言爲誇也

送脩彦通還西湖序

東吳山川清勝甲於天下而湖山深秀正如美丈夫之眉目大通禪師淡然無營於林石之間而聲光照曜於四海之外如曉天之日從而遊者睿郎廓然焉其高秀之韻爛然相映如長庚之星吾友彦通既以父事大通而其德友廓然又如無心之雲往來於湖山之上從容二老之間舒徐容曳油然自得其直諒多聞之寔道德光華之言與夫幽尋清討之趣固已厭飫平生矣而又

周遊淮海浮飄大江經行於鑪峯之下久之南窮衡獄遼遶數千里弔古聖之陳迹覽林壑之形勝求諸宗故老而扣之其異家入道之智差别之旨無所不聞於是浩然有歸歟之興爲余留於湘江道林者一月既旦行余執其手而語之曰昔雪峯道經祝融人勸其一登絶頂掉頭掣肘曰青山長在知識難逢且山林雖佳於道無所益也明矣馬祖謂紫玉曰山水之秀可居益汝道氣是若有益於道者何也及觀興化之論乃曰吾雖嗣

臨濟而發藥之友者大覺是已山林未暇論也而師且後之是勝侶之德其不可不重如是其甚也嗚呼是三者古之人有得於一則固已誇談於叢林而傳誦於後世矧吾彦通兼取而有之可謂盛哉獨余竒窮侵尋老境得一而志二相視憮所逃其羞雖然於其私則若不足而能喜彦通之樂有餘也諸公咸賦詩而余敘此爲臚彦通其見憐乎

送演勝遠序

余昔遊大梁經陳蔡之郊郊多美木類皆修榦矗矗上干雲漢浮陰纖穠蓊鬱垂布時方溽暑畏日流金而影不至地弛擔休於其下俯仰嘆愛念封殖之勤而痛恨其何以至於此而吾不能曉也旁有薪者欣然笑曰子欲知是木所以臻此乎江南荆楚淮甸西洛山水深秀茂林碩材所至叢生年大枯倒蒼崖亂壑之旁者何限而人初不知貴陳蔡之地彌望皆鹵荒之壤民知美木不易有也爭治其地以蒔之日夕覬邏不啻如望嬰兒

之長也方其童及尋漿液四達枝葉欣欣向榮時旁榦橫柯舉剪去唯餘直根根之漿液不得旁之也聚而成美材乃今之蒼然可觀仰者舉前日之剪洗封護者也余愛其語有理致嘆曰夫斷木爲棊乳革爲鞠亦皆有法士之志於學其可以外是乎故余見苦學者必語以此廬陵演勝遂方妙年志於爲道然患其才多不知收拾聞經論之可以游心則思奪席見文章之雄偉光秀則思倒志筆硯聽開拓正宗則思呵佛罵祖才多之過

也今過余語別且欲自匡山渡大江以問其所以出生死之要而余患其才多故錄蒔木之說以臚之庶他日林下爭誇臨濟之木有再茂者定吾勝遠也夫

送圓上人序

百丈爲天下福地禪宗振于茲歲月之久寺廢爲荒丘大長老肅公來中興之其子古公又能興其家昔之敗甍朽楹今丹碧層出鐘魚轟轟衲子自遠而造晨香夕燈如安養土能回心植福於茲以其殊勝之報將如谷

之答呼聲也惜乎大殿之下地荒未治有滎州圓道人慨然欲階之使登殿者入離塵三昧得佛土淨登之者且爾況施帛爲之者耶圓公既出山余挽衣告之曰一切殊勝皆心所成當勇猛勿惰必有喜施之者今雖檀林吹葉會看明月滿輪一人聞之發心三道便從天降圓笑之曰有是哉因書以爲送

送鑑老歸慈雲寺

龍安禪師之門有高弟其驚群之辯掣電之機如古風

穴三聖之流元祐之初開法於西安嫚罵佛祖貶剎諸方聞其風望崖而退者不可勝數而登其門者皆一時之奇秀永安常龍安照慈雲鑑又角而出無盡居士張公嘗問道於師自稱得法上首公以文章功業爲時名臣天下想其風采而不可得是二三友者獨與之周旋忘形何脫略勢位豈弟法乳之深耶崇寧二年冬公罷政府還荊南照老迎於夏口載與之俱至鄂渚而歸江山清華足以供談笑而賡酬妙語多法喜之樂余時游

湘中聞之作詩與照老曰無盡龍安而勍敵大梅龎老
是同參近聞赤壁同登賞想見清風助笑談已作泛舟
遊夏口又成横錫過江南歸来萬壑松聲在依舊閑雲
沒草庵又聞鑑老去慈雲從公於傳慶清遊勝賞厭飫
其平生士大夫聞之高其爲人曰鑑公此邦之福田其
可終聽其去也遣使自江陵迎還以慰邦人之思遂取
道西安拜塔於山與照老經行於乳峯之下而余適在
焉山谷聞鳥聲歌呼林泉津津有喜色而鑑老亦戀戀

累日不忍去余歎曰悅公雖不幸短世門弟子何其多
賢也方無盡居士國論其門可炙手也獨淡若及聞其
歸山林則千里與相從之又皆造不忘其師背道好利
者肯如是乎作兩詩送之曰故人罷相歸田野相見遥
知一粲然陌上青山嘗識面歸來白塔掃頹塼勤勞世
外功名事領略僧中富貴緣又作慈雲傾法雨斬新精
彩照人天其次曰悅老解爲荼毒鼓平生得妙不施功
欲令聞者偷心死自是羣生兩耳聾兄弟赫然追父迹

叢林籍爾説家風相逢一笑投針地俱是當年百衲翁

此詩又敘所以南歸之意而告之曰禪師天骨開張豐頰美茂奇韻逸發談笑如雷虎穴中自不生彪然方今之世正宗甚危邪法甚熾至誠惻怛無使龍安法道下墮于地禪師其勉爾

送一上人序

無盡居士崇寧二年自政府謫亳蘄兩州以宫祠罷歸舟而南時龍安照禪師自西安往迎之至夏口遂與無

盡俱載登赤壁余聞之作詩寄之曰無盡龍安兩勍敵
大梅龎老是同參近聞赤壁同登賞想見清風助笑談
已作泛舟遊夏口又成橫錫過江南歸來萬壑松聲在
依舊閑雲沒草庵明年夏無盡來招住峽州天寧辭之
已而問來僧嘗記覺範言句乎僧誦前詩無盡忻然和
之曰心月澄澄映碧潭曾參錯認作曹參若非臨濟具
隻眼爭得維摩相對談萬象森羅皆拱北百城迢遞謾
遊南直須取惜眉毛落燒却山頭洛浦庵宣和四年十

二月十四日龍安之門弟子義一持無盡所作照公塔銘語句來時無盡亦歿逾年矣余遊二老蓋三十年今俱成千古獨余身在然亦折困於夢幻數矣是夜義一先寢於坐念舊遊如前身事錄兩詩以授之使歸舉似山中之耆年庶其哀余之志也

送嚴修造序

南昌千嶂深秀處忽生水沉奇材而萬峯繞之遂名香城顯觀基肇而來老顒嗣事而後殿閣如幻出唯潮音

演法之堂斬新營構四方衲子鴈次猊座下而帳香花之館未具有道人嚴公犯衆請行曰吾將化十方男女檀波羅蜜之光以藻飾之使蓬萊道山萬國春回香積城頭十分月滿於是瑛禪師拊手曰諾使其客甘露滅以序送之

四絶堂分題詩序

宣和三年秋七月青社張廓然罷長沙之教官十五日渡湘將北歸館于道林寺携家徧遊湘山勝處如人經

故鄉戀戀不忍去門弟子相守不捨又如癡兒之嗜蜜日追隨於晴嵐夕暉之間笑語於千巖萬壑之上二十二日會于四絶堂者十人而余適至廓然顧嗟嘆息曰愛山吾天性所以遲留未發者眷此邦之多奇士也不然吾何適而不可乎余曰東坡嘗曰故山去千里佳處輒遲留此語殆為公今日之遊說也於是分其字以為韻賦詩紀其事未及點筆會余有急客至馳歸廓然與諸公登清富堂汲峯頂之泉試壑源茶下鹿苑寺散坐

於青林之下久之並岸而北遂經槲林塢至南臺莫夜矣呼燈小酌劇談賦詩詩成而情不盡飲少而歡有餘是夕風高月黑萬樹秋聲廓然長揖飄然而歸道林余使人秉炬追送之明日諸公皆以詩來廓然曰湘西蓋冠世絶境而吾客皆韻人勝士兹遊也無媿山陰治城子宜序以冠羣詩之首余曰唯唯

待月堂序

宣和四年二月辛亥湘西眞身禪寺新堂成余同道林

真教禪師鹿苑希一禪師往登焉堂臨晴湖日光下徹俯見遊魚聚立縱望湘西山雲之纖穠草木之深密一覽而盡得之真教拊欄哦曰山邊水邊待月明暫向人間借路行而今却向山邊去只有湖水無行路語未卒住持禪師妙德欣然曰吾經行諸方倦矣既老來歸將爲終焉之計此句是吾心也希一請以待月名其堂而使寂音記之德公得法於智海佛印清公臨濟十世孫世爲泉南人朴茂而歷落者也

德効字序

皇天無親常與善人是耶非耶司馬子長視德無効疑爲善未必有祐之辭也伯夷叔齊死越千載有耿光蕭梁武帝亦以餓終而自璃及講八葉爲相與唐室相終始司馬子長見於天未定之時酌其理則天之常與善殆不可誣矣譬如松柏之稚厄於牛羊雜於蒿萊人固易而疑之及其天定則傲雪霜而上青冥也南州之西嶽九江之廬阜兩者之麓山川之秀氣所鍾善人隱德

之淵藪意功名富貴者輩出而近世特未有著者士論多司馬子長之疑安知盡出僧中乎高氏世爲右姓詩禮世其家有奇比丘出焉石門櫂巽中是已吾畏友也以高才卓識振於叢林一時賢士大夫加手足之敬其姪善祐熏烝見聞惠敏出其天姿老杜所謂毫髪無遺恨波瀾獨老成者也巽中使余字之余推爲德之理以酌山川之勝盛高氏之遺慶字之曰德劾巽中拊手稱善人序以授之

無住字序

珠之爲物體舒光而自照置於盆而未嘗定衡斜圓轉不留影迹衆生妙心如之圓實無住龍女獻之達摩悟之良有以也君名悟珠圓明妙心之表也當以無住爲字作字說云

師璞字序

充耳琇瑩瑛之珮珥夫珮珂之與琇瑩皆玉之成器者也玉之在璞其質弗妙則難以致用然則能琇瑩珮珂

者必在璞而已矣學者質之不妙其安受道吾所以字僧妙瑛曰師璞

彦舟字序

大繹持海於淨土爲親聞如水傳罏鴝摩羅什於真丹爲四依如印印泥其荷負大法提攜有情之功可書法王之凌煙耶舍尊者閱重翻維摩經歎曰什公真苦海法船也不然何形容不傳之妙乃爾昭著耶當時從之以遊者稱四聖與之上下議論校㣲爭妙聲振後世覺

天之日月若海之雲雷摩肩並首趨而出可謂盛矣殆從中世陵夷賢聖竄伏迄今咸無焉可謂衰矣於佛法衰殘之秋有一比丘粹然而出以法什自名其志可以支已墜之玄綱續將滅之慧燄吾未究其才觀其志亦可以擊節矣耶舍以什爲法船余字法什爲彥舟坐客肯首以爲然於是乎書耳

無染字序

起信論曰智淨相者謂依法力熏習如實修行滿足方

便故破和合識相滅相續心相顯現法身智淳淨故又曰法出離鏡謂不空法出煩惱礙智礙離和合相淳淨明故夫破和合識滅相續心則曰淳淨智出煩惱礙智礙離和合相則曰淳淨明首楞嚴曰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皆太淳故淨而明矣故太淳宜字無染

易季真字序

季真少儼三十歲儼入新年五十三疑我滿懐揣佛法解腰抖擻破裙衫大膽終老同香火小朗平生共石巖

深炷鑪香待清旦偶聞殘雪落高杉宣和五年問覺慈幾何年齒對曰二十三時湘山雪晴五更清可掬而啜也覺慈本字敬修取以慈修身吾以謂慈皆不若真因易爲季真老儼書

題孺字序

草木之英梗楠蘭蕙也鱗羽之英鳳鳥麒麟也然則人類亦有英乎公卿士大夫也而僧之英則異是以心空爲登第以果位爲階品頽然無求者出世間之相也橫

肩勃窣者大福田衣也彌天之俱載朙永之孤步世莫能貴賤蓋所謂穎然而出者也五羊僧名惠英年二十餘能折節讀書工作詩而未有字余以穎孺字之

妙宗字序

頃遊鍾山定林讀王文公壁間所書信心銘作横風斜雲勢知爲宗門之光嘆愛久之山中故老謂余言文公絶嗜此文與衲子語必誦之曰歸根得旨隨照失宗諸法要妙八言足矣有而弗知則失宗知而弗信其迷旨

余偶客石霜與客夜語及之余曰文公聞絃賞音妙合雅曲如此乃知法以不生故一如以虛明故自照唯以自照故如如知白矣如珠之光還自照珠非妙心宗不能爾也坐有嘉禾上人忻然笑曰如照我名也而適捨其義豈偶然也哉余曰嘗有字乎曰未也請妙宗字其名妙宗佳妙年東吳叢林號飽參者一杖翛然如無心雲殊可人也錄其序以遺之

無諍字序

聖如孔子老聃其言不過曰後其身而身先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偕三人必欲求師之交四海必欲後其身是其致德之隆知道之奥豈止於不與物諍而已耶曰始於不與物諍故終於天下不與已諍能與夫自堯舜已來未有不知之者何特二君子爲然雖吾教亦然契經曰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一祖曰忘機則佛道隆夫與物諍者能忘機乎隆之字於文從降從生王文公曰降者隆之道是降屈自下者所以致隆也彦隆宜字

無諍無諍生於極南志學之年則其藝已秀出流輩校于有司如探懷而取之今未壯歲又能訪道四方期有所豎立以端正頹綱其才敏惠如泉之稱蒙如雲之膚寸有雨天下達于四海之理固吾子字之而已尚恐其以氣自多故爲字說因以告之獨不知是其意否乎

寂音自序

寂音自敘本江西筠州新昌喻氏之子年十四父母併月而歿乃依三峯艶禪師爲童子十九試經於東京天

王寺得度冐惠洪名依宣祕大師深公講成唯識論有聲講肆服勤四年辭之南歸依真淨禪師於廬山歸宗及真淨遷洪州石門又隨以至前後七年年二十九乃遊東吳明年遊衡嶽又三年而真淨終於庵自湘中歸拜塔將終藏於黄龍而顯謨朱彦世英請住臨川北禪二年退而遊金陵久之運使學士吳开正重請住清涼入寺爲狂僧誣以爲偽度牒且旁連前狂僧法和等議訕事入制獄一年坐冐惠洪名著縫掖入京師大丞相

張商英特奏再得度節使郭天信奏師名坐交張郭厚善以政和元年十月二十六日配海外以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到瓊州五月七日到崖州三年五月二十五日蒙恩釋放十一月十七日北渡海以明年四月到筠館於荷塘寺十月又證獄并門五年夏於新昌之度門徃來九峯洞山者四年將自西安入湘上依法眷以老館雲巖又爲狂道士誣以爲張懷素黨人官吏皆知其誤認張丞相爲懷素然事須根治坐南昌獄百餘日會兩

赦得釋遂歸湘上南臺以宣和四年夏釋此論明年三月四日畢停筆坐念涉世多艱百念灰冷時年五十三矣追繹達摩四種行作四偈無求行曰形恃美好今已毀壞置之世路自覺塞礙始緣飢寒致萬憎愛欲壞身衰入此三昧隨緣行曰此生夢幻緣業所轉隨其所遭敢擇貴賤眠食既足餘復何羡緣盡則行無可顧戀報寃行曰僧嬰王難情觀可醜夙業純熟所以甘受受盡還無何醜之有轉重還輕佛恩彌厚稱法行曰本無貪

瞋我持戒忍食不過中手不操楯風必頓息而浪漸盡離微細念方名見性既說是偈併載於此時省覲焉嗚呼孫思邈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而得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懷頴陽之風所以因禍而取福也寂音之禍竒禍也因禍以得盡窺佛祖之意不能文以達意以壽後世則思邈之論可信也

記語

記西湖夜語

余舊閲洞上語句知悟本禪師一宗蓋神明石頭之道者也石頭爲物之旨見於參同契而法眼所箋盛傳世間讀其詞與余昔所聞多異同因跋于後以自誌而吾友睿廓然見之謂余曰公以法眼之玄悟尚未爲知石頭之論駭人視聽業已出其語曷不亟談其故而微出疑論於其後何也余曰古之聖人有所示其言未嘗不略也非痛愛其法也以謂不略則學者不思不思而得者聞異論則惑非居之安之意余非敢上配作者然立

言之體要自不得不爾雖前設未能別白其意者當試
廣之夫正傳至六世而大振天下謂之宗門宗門所趣
謂之玄旨學此道者謂之玄學當時之人根性猛利臻
其妙者不可勝數雖石頭大恐後世不能究聞其說故
見於語言此參同契之所由作也所謂宗旨者以三句
標凖之乃體中玄意中玄句中玄自靈源明皎潔句意
相綴延至於煞於一一法依根客分布處乃體中玄出
又自本末須歸宗開遶錯綜至乘言須會宗勿自立規

矩處乃句中玄也如宗門所論以明暗相對如步之前後以理事如函蓋箭鋒之相應則非無功至玄之旨故反破曰萬物自有功物之有功則可名求之乎故終其言曰秉言須會宗以此也言有上中句有清濁暗則合其言明則亦不違其句此其所以門門之境華參錯回互而寂然依位而住也自是而論蓋石頭以三玄旨趣示於此所明法眼所談但體中玄而已故追逐其句辭而即解之而不復顧首尾立言之意也昔薦福古禪師

論三玄旨趣號爲明眼亦曰體中玄甚合法眼宗枝以其言印余之心合者甚多但不欲亟言之也今廓然之言爲駭人視聽且使亟言之其知我愛我之深亦闕　惟今不復詳論之則聞者安得不以余爲誇也古之人其身可以折辱困窮之而不能屈其言者以有理也余之所談者求理之所在初不謂有法眼也法眼而之理之所在非余之所能也人之觀聽雖駭亦非世所恤也廓然笑曰安得起法眼與子辯吾不能曉子矣余歸述其語

以連前說以示同學云

記徐韓語

徐師川曰達磨西來自五天無别職事欲傳法度生耳既不契梁高祖即北遊魏面壁坐者九年得可祖而後去初不聞張大其聲名聚千百閒漢爲部曲見王臣高尻而揖循廊而趨不敢仰視夫荷擔如來祕密大法得如達磨乃可稱嗣祖沙門也韓子蒼曰真宗皇帝嘗欲廢太平興國寺爲倉詔下之日有僧唐突以謂不可廢

真宗使中使諭旨曰不聽廢寺即斬仍以劒示之祝曰僧見劒怖懼即斬不然即赦之中使如所誡僧笑引頸曰爲佛法死寔甘甜之有如是僧乃可稱衲子也徐韓二公令縉紳之望皆留神内典而見識議論如此聽之令人如雪中見西河諸峯不勝爽氣

季子夢訓

湘山逸人毛文仲蓋東坡蘇公江湖遊舊也公歿餘十年而文仲之子學成更其名曰在庭已而夢公授以字

曰季子季子喜忘寢飯客疑以問余余曰孔子夢周公因慕周公晚而歎曰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則平日所常夢也明矣季子慕公而夢見之固其所也又何疑焉然孔子削迹伐樹不以為衰而以不夢周公為衰季子僮衣紈袴谷量牛馬不以為悦而以夢東坡為悦夫聖賢之受材相遠如天淵而其好善之同弗間毫髪也客曰以季子字在庭謂何余曰世莫知其説余獨知之公於西漢尤愛賈生蘇子卿非直愛其文如盎盎

之春藻飾萬物與其屹若砥柱蕩摩驚濤也愛其知爲臣之大體而已生爲懷王傅王墮馬死生哭泣至死寧獨不知哭泣不能生王於死中耶其心以謂職傅而王終非其道也子卿使虜不肯辱命雖飡氈寢熅牧羊海上起止仗漢節李陵諷使降則請効死于前子卿寧獨惡其生耶其心以謂職稱奉使敢愛死哉東坡意若曰至士立朝之節而遠有不同然其學同出於吴季子而不可誣也季子掛劒徐公之墓不以死生背其心則稽

之操履何嘗以用舍背其心今死向千載其蹇蹇凛凛之姿未嘗不在漢庭也公以季子字之如易之垂象意於不言之中使學者自求之耳客噫嘻曰使東坡復生不能自解免矣遂去

答郭公問傳燈義

太尉都丞旨問所謂傳燈錄是何義對曰昔達磨大師佩佛心印於梁普通之初至震旦時學者方以講觀相高達磨大師乃曰吾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如

來教外別行傳上根輩人始疑之久而疑信者相半艱難險阻六傳而至曹溪大鑒禪師當唐神龍中天下之疑卒不疑勝信者之多於是源分派別而爲南嶽青原兩宗枝派蔓行而爲雲門臨濟曹洞溈仰與大法眼之五家其道遂大振於聖朝景德中東吳僧道原披奕世之祖圖集諸家之語錄由七佛以至大法眼禪師之嗣凡五十二世一千七百一人成三十卷目之曰景德傳燈錄詣闕上進奉兾流布章聖皇帝詔翰林學士右司

諫知制誥臣楊億等同加刋削俾之裁定夫所謂佛心印者衆生靈智之府也其體本自妙而常明雖萬類紛然日用殊趣而文彩粲然明了不差毫末其知之者謂之神通光明藏謂之光嚴住持其不知者謂之生死趣謂之無明始自故證發雖悟如釋迦文佛亦緣然燈記莂則師承機語之自其可廢也法華經曰世尊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而彌勒發問文殊決疑以謂日月燈明佛本光瑞如此持是經者妙光法師得

其證者普明如來維摩經爲魔女説法曰有法門名無盡燈汝等當學無盡燈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如是諸佛菩薩開導百千衆生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於是其道意亦不滅盡隨世説法而日增益一切善法是名無盡燈此其義也又問如何是傳燈旨要曰晝夜分明瞞他一點也不得

記福嚴言禪師語

余既至衡山福嚴長老言公曰今年五月當有灾不可

逃過是乃畢世安適耳問其故曰運厄於珀鬼耳五月二十八日太原造大獄來追對驗十月六日得放夜宿溝鎮中中夜行荒陂陰晦迷失道路有光飛來照行坐休則光爲止起進則導之至榆次凡百里而曉光乃沒於是口占曰大舜烏工徃盧能漁父歸神光百里送鬼事一場非明年春見超然於海昏夜語及之書以示素所辦送者因覺先忠無外政和五年三月二日題

石門文字禪卷二十四

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五

宋 釋覺範 撰

題

題華嚴綱要

華嚴宗有四種無礙謂事無礙理無礙事理無礙事事無礙夫言事事無礙者非有竺梵震旦之異凡聖小大之殊而講師笑橐柏不辨唐梵又可笑哉此文清涼國師啓毗盧藏之鑰匙也其文簡而義無盡其科要而理

融通學者當盡心焉方天下禪學之弊極矣以飽食熟睡游談無根爲事而佛鑑乃倡爲宗尚之其亦護法憫俗之愍也歟

題疾老寫華嚴經

瑛公風骨清癯而神觀秀爽措置加於人一等與南州名士游淡然無營獨杜門手寫此經精妙簡遠之韻出於顔栁予聞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者皆所莊嚴之耳龍勝菩薩以夙智通力誦持之實叉難陁以

入世間智力翻譯之清涼國師以達佛知見力疏釋之而瑛公以夙淨願堅固力書寫之予觀其心志端欲候文殊師利之智海普賢之行願海善財童子利生求法精進海十二時皆在現行如善現比丘不動真際現一切色身於十方世界作大佛事顧其措置非加於人乎

題光上人所書華嚴經

郴城岸大江皆深林大澤自麻城之東多奇峯峻谷輪蹄所不至虎兕所掩建炎元年十月予自漢上南還廬

山阻兵於大石山捷徑過鍾山之下有僧舍數椽道人七八輩帀笑如舊識有首衆者道光與其凡道舒隣房晨香夕燈以禪誦爲佛事從之者皆肅如也光嘗呼此經以示予予因再拜跪而讀其篇目謂舒曰耆闍婆面城之醫王也面所見草木土石無非是藥文殊師利童子曰耆婆見草木無非是藥菩薩見境無非是心然耆婆視之疾燥濕虛實寒病祖病衆生病之方也而光口不忘誦目不忘視手不忘書寫之則隨施無所窒其妙

嗚呼耆婆蓋世間之醫而得妙者也則出世間之醫其用自心之得妙者也是經其廣則四天下微塵數偈句其得則震旦所譯十萬偈句光擬之於沙界凉曝得所藏之於毛端寛博有餘至於殊勝功德則非有思議心所能測知經初畢工而盜賊蟻聚所至流血可涉光黄舒蘄衲之間受禍猶酷獨此經所寄東西南北十里之間無犬吠之驚父老男女安堵樂業豈非龍神所護持而然乎光少游方見知識飽參而還以親老不忍去其

膝日以研味此文其爲知恩精進不言可知矣溶爾鍾山之下護持龍神之衆時朔來朝以祕藏之耕題

題華嚴十明論

顯謨閣待制朱公世英爲余言頃過金陵謁王文公於鍾山公以彦里閈晚生有志學道謂曰若讀史見勾踐伍員事乎勾踐保栖會稽置膽於坐臥則仰膽飯食亦嘗膽也伍員去楚橐載而去昭關至蒲伏行乞於吳市二子設心止欲雪恥復讎而焦身苦思二十餘年而後

遂其欲盖有志者事竟成也然移此心以學無上菩提其何以禦之世英囑予記其言世英殁一年余還自海外築室筠溪石門寺夏釋此論追念平時之語曰嗟乎流轉三界未即棄去其恥亦大矣因縛五陰未能超出其讎亦深矣以吳楚之讎恥較之其相倍如日劫而學者亦思掣肘徑去然至誠惻怛勇決力行較句踐伍員特太山毫芒耳豈不惜哉金剛般若經須菩提聞世尊言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不如受持四句偈爲他人說

之福於是泣下其心豈不謂學者多以一身味著懈怠故自爲障礙乎夫雜華具四天下微塵數偈而其所詮者如來普光明大智一法而已親近隨順此智者戒定慧三法而已以戒定慧觀照方便破滅無明一切衆生彈指實證故金剛藏菩薩曰隨順無明起諸有若不隨順諸有離是謂成佛顯決入法要言借令三世如來重復宣示深奥不能加毫末於此矣其於利害去取曉如白黑其義理昭著粲如日星不知學者於戒定慧何疑

而不隨順於無明煩惱何戀而不棄遺乎孟軻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今之知類者吾特未見耳豈容行暗證隱實顯玼世不得而知歟抑觀力麤浮習重境强多遇緣而退歟余切慕思大智者父子於道能遺虛名收實效三十年間決期現證皆獲宿智通入法華三昧乳中之酪此其驗矣嗚呼安得如南

嶽天台兩人者與之增進此道哉政和五年六月十日書

題光上人書法華經

晉沙門曇諦初夢於其母黃曰我投暫託宿乃以鐵鏤書鎮并麈尾拂爲寄母旣覺而二物在手於是大驚而生諦逮五齡母以二物示諦諦軒渠笑曰此秦王請我講法華經贈我者爾母曰汝省置之處乎諦罔然不答而去又建興二年長沙縣西一百里餘有青蓮花兩本

生陸地道俗堵觀钁之丈有二尺得瓦棺蓮之根莖自
棺之壞處出開視之有髑髏柃索而蓮寔生齒頰間晉
有識曰有僧不知名氏誦蓮經十萬部不疾而化遺言
使衣紙而以瓦爲棺今驛亭故基建寺其號蓮花嗚呼
異哉惟此經之力能使授持者卒長物於生死後奇祥
於異世驚世殊異之如此靳州永樂寺僧道光出血和
墨寫此經其衡斜點畫匀如空中之雨整如上瀨之魚
皆精進力之所成知見香之所熏不然何以莊嚴微妙

如此之巧耶光又專精不懈見一纖毫相之間萬八千土於刹那入無量處三昧名報佛恩然隨筆任運經行卧起語默動止莫非授持此經故毫相之間刹那之頃豈有間哉光之爲人純素潔忠於事孝於奉親爲里閈所敬信法眷所追崇是真比丘也予自北還南留其庵信宿彌日盡獲見其所寫之經無慮十數種觀其施爲日夕以與佛菩薩語言訓酢豈復有世間之心耶華嚴曰念念不與世間心合是大精進光其以之

題超道人蓮經

南昌饒益院除饉惠超自幼出家誦此經年二十六試于有司以精通得度即受具游諸方事善知識發明心要及還掩關以金爲墨書妙法蓮華經政和八年六月四日清晨擕以示予開卷熟視筆墨精到衡斜布列皆有節度非精誠盡力於此法莫能臻是也予聞一切契經皆佛所演而此經獨稱過去諸佛先說法喻雙舉蓮之爲喻以三世同時十方同會方其開時即有果方於

果中即有因蓮華蓮實蓮容是也諸子雖分布而會聚之未嘗隔斷此其名蓮蓮連也般若曰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别無斷故者以是哉梁大沙門僧祐平生書寫誦持未捨受即身爲爛瓜香已捨受即舌本爲青蓮華香皆其精進真信之力所成就陳大沙門惠思誦至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恍然見靈山一會儼然如昨蓋此經有不思議力入二十五種三昧以大行慈悲入中觀以梵行慈悲入幻觀以勝行慈悲入止

觀令一切衆生自然見如是事入菩薩一切色身三昧之旨也今超師壞衣鉢食一室楞然與世相忘以精勤之力致工於此法可謂知本矣予將見生身發無垢智光方吾法下衰而超用志如是誰不隨喜願世世同超登内院見慈氏預聞妙義頓捨人法二執證對現色身此予志也甘露滅某謹題

題六祖釋金剛經

金剛般若靈智妙心者也諸佛與我及衆生類三無差

别然諸佛已知而信者我今知而信者唯衆生未知未信則當教導之故世尊以後五百歲持戒修福者能生信心爲實然以心信心猶爲三法如人不睡而能有夢則知是病故世尊又曰以是信解不生法相如來世尊既以明告顯說以爲經祖師從而注釋之恩德可謂大矣而傳布未廣予竊患之故化清信檀越鏤版印施普告大衆云政和五年十月日

題靈驗金剛經

秘書省校書郎龔德莊初罷官靈壽來歸京師居新門裏時方上元山東劉野夫與德莊善偶折簡來約十四日可盡室往觀君慎勿出略相候欲欵語德莊素敬憚其人爲獨守屋廬二鼓矣而野夫不至方假寐家人輩尚未還俄火自門而燒德莊但捉諎牒而走一夕而燼數百家明日迹其屋灰炭中得金剛般若一卷略無損處開視明鮮如新德莊少豪逸嗜酒色不甚信内典豈夙世善根不思議力以兹發感悟之歟觀者彭凡鄒正

臣劉棐僧希祖德洪政和元年上元後一日

題宗鏡錄

右宗鏡錄一百卷智覺禪師所譔切嘗深觀之其出入馳騖於方等契經者六十本參錯通貫此方異域聖賢之論者三百家領略天台賢首而深談唯識率折三宗之異義而要歸於一源故其横生疑難則鈎深賾遠剖發幽翳則揮掃偏邪其文光明玲瓏縱横放肆所以開曉衆生自心成佛之宗而明告西來無傳之的意也錢

氏有國日嘗居杭之永明寺其道大振於吳越此書初出其傳甚逺異國君長讀之皆望風稱門弟子學者航海而至受法而去者不可勝數禪師既寂書厄於講徒叢林多不知其名熈寧中圓照禪師始出之普告大衆曰昔菩薩晦無師智自然智而專用衆智命諸宗講師自相攻難獨持心宗之權衡以準平其義使之折中精妙之至可以鏡心於是衲子爭傳誦之元祐間寶覺禪師宴坐龍山雖德臘俱高猶手不釋卷曰吾恨見此書

之晚也平生所未見之文公力所不及之義備聚其中因撮其要處爲三卷謂之冥樞會要世盛傳焉後世無是二大老叢林無所宗尚舊學者日以慵惰絶口不言晚至者日以窒塞游談無根而已何從知其書講味其義哉脫有知之者亦不以爲意不過以謂祖師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之法豈當復刺首文字中耶彼獨不思達磨已前馬鳴龍樹亦祖師也而造論則兼百本契經之義泛觀則傳讀龍宫之書後達磨而興者觀音大寂百

丈斷際亦祖師也然皆三藏精入該練諸宗今其語具在可取而觀之何獨達磨之言乎聖世逾遠衆生相劣趣慮褊短道學茍簡其所從事欲安坐而成譬如農夫惰於耰耘垂涎仰食爲可笑也吾聞江發岷山其盈濫觴及其至楚則萬物並流非夫有本益之者衆耳有志於道者常有取於此吾徒灰冷世故安樂雲山明窓淨几之間横篆煙而熟讀之則當見不可傳之妙而省文字之中蓋亦無非教外别傳之意也

題法惠寫宗鏡錄

龍勝菩薩曰衆生心性猶如利刀唯用割泥泥無所成刀日就損理體常妙衆生自麤能善用心即合本妙余觀世之人疲精神於紙墨者多從事於無用之學皆以刀割泥者也明州翠巖僧法惠獨施力寫永明所譔宗鏡錄一百二十卷與方廣禪寺大法寶藏嗚呼惠師可謂善用其心者也夫能使天台賢首唯識三宗之旨趣大乘深經六十卷妙義西天此土三百家之法句雜傳

要說契心之至理鏡爲一心心之所緣筆之所及常在現前余以謂此道人即入摩訶衍徧知稱性之海即具普賢一真光明微塵數不思議行門予幸得托名卷末願慈氏大士從知足天來主龍華時同聞此錄知今日自足隨緣其心非謬也

題修僧史

予除刑部囚籍之明年廬於九峯之下有苾芻三四輩來相從皆齒少志大予晓之曰予少時好博觀之艱難

所得者既不與世合又銷鑠於憂患今返視缺然望之
則竭不必叩也若前輩必欲大蓄其德要多識前言往
行僧史具矣可取而觀語未卒有獻言者曰僧史自惠
皎道宣贊寧而下皆略觀矣然其書與史記兩漢南北
史唐傳大異其文雜煩重如戶婚鬬訟按檢昔魯直嘗
憎之欲整齊未遑暇竟以謫死公蒙聖恩脫死所又從
魯直之舊游能𤄊加刪補使成一體之文依倣史傳立
以贊詞使學者臨傳致贊語見古人妙處不亦佳乎予

欣然許之於是仍其所科文其詞促十四卷爲十二卷以授之

題讓和尚傳

心之妙不可以語言傳而可以語言見蓋語言者心之緣道之標幟也標幟審則心契故學者每以語言爲得道淺深之候予觀南嶽讓禪師初見六祖祖曰什麼物與麼來對曰説似一物即不中曰還假修證也無對曰修證即不無染汚即不可祖嘆曰即此不染汚是諸佛

之護念大哉言乎如走盤之珠不留影跡也然讓公猶侍六祖十有五年乃去庵於三生石之上時天下尚以律居未成叢席有僧忘其名爲總衆事二十年爲縣官勘其出納先是寺未嘗籍其資僧方因自念久已忘之仰祝讓公求助於是一夕通悟盡能追憶二十年間物件不遺毫髮乃得釋故以讓公爲觀音大士之應身而讓居庵中未嘗知之予游福嚴與僧讀其事僧疑以問予此何理哉予曰涅槃經云外道姤世尊入其國驅五

百醉象来奔世尊垂手示之而象見五指輪中皆出師
子於是怖伏遺糞而去世尊曰爾時我指實無師子而
是護財狂象自然見之皆我慈善根力故夫世尊慈善
根力要不可以有思議心測之而可以無隱藏事證如
月在天光徧谿谷初不擇谿谷之濁清而水之澄澈必
有月影水之澄澈則月現影而善惡之必有所感乃不
見慈善根力哉則讓公坐令其僧獲聰明之辯要不足
怪也

題洞山巖頭傳

雪峯見德山托鉢便問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麽處去德山便歸方丈峯舉似巖頭巖頭曰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德山聞之呼巖頭問曰汝不肯老僧耶巖頭密啟其意德山明日上堂舉論大異巖頭拊手大笑曰且喜老漢會末後句天下人無奈此老何雖然如是只得三年至期果化去洞山初見華嚴靜公搬柴把住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靜曰反仄反仄洞山曰汝記吾言已

後向南住衆一千北住山三百人而已靜初住福州東山一千衆後居都下衆三百人予觀巖頭洞山之語出於信口殆若苟然而德山之化華嚴之衆皆不能逃其言因緣時節弗差毫髮其如蟲蝕木偶爾成文耶亦夙智通力自然前知耶偶爾不可數通力非宗門所尚非授大法顯著於此能無疑乎

題斷際禪師語錄

禪師初與異僧游天台渡溪方悟其爲異也悔不能早

識之且將折其脛而後已尋北游值老嫗於洛下與之語多所發藥遂待以師禮嫗知其非尋常人俾更謁江西大寂既至而祖已化去逾月矣而見其子海公海以所嘗悟明之緣示之公悟大法於言下海曰他日其嗣大寂可也公笑曰是豈義也海歎已而爲不及常謂其徒曰吾頃游方無所不問雖草根巖壁中有人必往窮詰其所得又曰馬祖之下得正法眼歸宗耳而牛頭以降皆不可當其意者豈公取舍故欲異於世也亦抑世

之人見其不與已合而訴以爲異者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信已之專惟信已故不惑世人之言是故所立卓絕非常人所能及也公之器識宏遠剛正自性出其天性豈非以謂道之所在非凡聖男女之間晦顯長少之際而是非取舍不可以苟而已而取人不必以求其全也今之學者既下視天下之士而又工於怪奇詭異之事衒名逐世不顧義理求人必以其全而議論多膠於所愛名爲走道其實走名紛紛冗冗皆禪師之門罪

人也禪師之所養其峻嚴廣大如此其語言斷斷如藥石深可以治晚世學者之病是知其言蓋所養也卷舒放肆驅逐邪妄開闢正信直明一心以歸合佛祖之言可謂深渺宕肆大哉洋洋乎光明之言也余因手校而藏之又列其所施爲者以自警書於卷之尾且以示同學云

題百丈常禪師所編大智廣錄

余常識老僧知瓊於司命山下瓊溢城人黄龍無恙時

客也爲余言黄龍住山作止甚詳嘗手校此錄於積翠謂門弟子曰佛語心宗法門旨趣至江西爲大備大智精妙穎悟之力能到其所安此中雖無地可以棲言語然要不可以終去語言也故其廣演之語大剔禪者法執而今之五家宗趣皆此錄森列如井之在海其清涼甘滑泄苦濁毒所不同而本則無異質也予誌其言久之偶見洞山藏角破函中多故經往掀攬之乃獲見常禪師居百丈日重編者熟讀驗瓊之言信然校世所傳

多訛略因藏之以正諸傳之失又誌瓊之首告也

題雲居弘覺禪師語録

悟本禪師設五位法門以發揮石頭大師之妙大率約體用爲五法更互主客隱顯相參借言以顯無言然言中無言之趣妙至幽玄故其問答之貴親正如君臣之貴合於是翕然宗以爲洞上玄風出其門下者應機酬詰務以秀麗嚴峻之語相高尚使人放身如覽花葩之開妍煙雲之穠纖而仰拂秋之螺峯染春之鴨波劃刻

百出必欲合其法而後已忽其繩墨以登其門者則非吾屬也而雲居弘覺禪師蓋其徒之秀傑者乃獨不然其演法之辨應機之詞朴古自在隨意所劃如世之良醫坐於藥肆中病而詣者信手與之藥至病愈常謂其徒曰佛法無多事行得即是汝但作佛莫愁佛不解語古人純素任真有所問詰木頭碌磚隨意答之實無巧妙大底渠脚根下穩當苟不如此雖説得如花錦無益也余常怪洞山嗣法者如本寂道全居遁休靜之徒光

大於世者三十餘人觀其施爲提演宗脉無敢冐規致之外者而膺公乃爾殊異豈所謂得所以言言不必同者歟余追躡其意以謂大法本體離言句相宗師設立葢一期救學茍簡不審專已臆斷之弊而已法久必壞使天下後世眩疑自退守言而失宗無所質辨爲可惜也故其超然法立如此而公之子簡亦相與振成之是知俾明悟者知大法非拘於語言而借言以顯發者也嘗與人論至此其人淩憑其氣而面頸發熱曰醫智百

巧志誣先德詬罵而去吁嗟使弘覺不死且聞余之説以爲知言者今其道愈陵遲至於列位之名件亦訛亂不次如正中偏偏中正又正中來偏中至然後以兼中到總成五今乃易偏中至爲兼中矣不曉其何義耶而老師大衲亦恬然不知怪爲可笑也雖然弘覺一矯之則洞山之道不轉顧地而盡寧有今日耶

題克符道者偈

洞山悟本禪師作五位頌有曰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

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終歸炭裏坐予初以謂坐炭中之語別無意味及讀此偈百餘首有曰儂家住處豈堪偎炭裏藏身幾萬回不觸波瀾招慶月動人雲雨鼓山雷乃知古老宿之語皆不苟然符臨濟真子而悟本自爲洞山之宗道本同也而學者不了以私異之惜哉

題清涼注參同契

叢林故宿相傳謂石頭參同契明佛心宗後輩鮮有深識其旨者獨清涼大法眼禪師注文發明居多故南唐

後主讀至玄黄不真黒白何咎處爽然開悟余謂後主所悟葢悟法不真而已非因其語以了石頭明暗本意也如安禪師破句讀楞嚴而悟句讀且爾矧所謂義味乎然安於心法無疑也予甞深考此書凡四十餘句而以明暗論者半之篇首便曰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乃知明暗之意根於此又曰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調達開發之也至指其宗而示其趣則曰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故其下廣敘明暗之句奕奕綴聯不已者

非決色法虛誑乃是明其語耳洞山悟本得此意故有五位偏正之説至於臨濟之句中玄雲門之隨波逐浪無異味也而晚輩秉其言便想像明暗之中有相藏露之地不亦謬乎大率聖人之言不明於後世注疏之家汩之非獨此文也余不可以不辯

題香山艶禪師語

禪師父事雲庵於予爲法兄然予少寔師事之初聞其誦迦葉波偈曰諸法從縁生諸法從縁滅我師大沙門

常作如是說乃曰子悟此即是出家子時年十六曉夕以思茫然莫識其旨頃在海外閑居味維摩詰言善來文殊師利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文殊師利言如是居士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來無所從去無所至所可見者更不可見乃追繹香山之語遂深入緣起無生之境將以見之報其發藥之恩則化去已逾年矣其門人文謙以其提誨之語爲示併書予願見不果

題玄沙語錄

右司諫集賢孫公覺莘老守福州日俾僧編集此錄學者以覺悟宗旨厥功茂焉然予獨恨集末附于光王寺沙門義澄重刪三句四機之語議論錯謬何以知之如玄沙綱宗第一句名真常流注與鐵輪位齊为一天下然未有出格之詞猶曰明前不明後無自由分未辨緇素雖得出世間未得入世間恐其墮一如平實無生之見死在句下也則有出格之詞而義澄輒引首楞嚴曰

妄爲色空及與聞見如第二月又圓覺曰由起幻故內發輕安大悲妙行如土長苗讀之令人摶髀高笑義澄何爲者也乃敢指判禪宗哉學者能深觀之則知予言爲公昔無業禪師每歎叢林不自揆行解如屠沽而自比佛祖南山律師晚達教乘而不敢自呼大乘師止言律師耳義澄自目未見而指人五色使見宣律師爲人定必羞死

題谷山崇禪師語

予讀澄心堂録長慶稜公之孫保福展公之嗣谷山禪師之語奇嶮宏妙光明廣大觀其膽氣逸羣不在巖頭雲門之下而録失其名然語多稱報恩傳燈但有潭州谷山句禪師而無機緣其列熈崇兩人機語校句所闕示殆相萬然皆住報恩豈句亦常居之耶予常與超然衡虎游谷山訪其遺事無所考因相對歎息追念東坡之語曰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而黄四娘乃得與杜詩不朽事莫不爾作詩曰行盡湘西十里松到門却立數諸

峯崇公事迹無尋處庭下春泥見虎蹤又十年復與超然夏於石門偶閲前詩遂併錄之

題韶州雙峯蓮華叔姪語錄

傳曰聽言觀道以事觀生死亦大矣而兩人者睨瞷之不翅如出入戶庭之易然葢其所養非有以大過人者何以臻此其言具在可信也予觀雲門勘辯舉古皆脫略窠臼方其游戲時亦微見其旨至疇問垂伐則語赴來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令人溟涬然弟之哉夫語赴

來機妙在轉處者正中妙叶洞山旨趣也豈此老淛亦或用之而欽祥默識其不傳之妙也哉巴陵鑒公常答問提婆宗曰銀椀裏盛雪答祖意教意同别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答吹毛劒曰珊瑚枝枝撑著月云吾以此三句報答雲門法乳之恩予始誕之今視之良然使雲門而在正當一棒腹耳

題輔教編

嗚呼正法明夷先佛垂告封文執偽更相是非聖智圓

融凡情守隙否極則泰挺生英特則永安禪師其人也握管驅風懸河瀉辯推慈悲於教義會孔墨以流泏巍巍乎晃晃乎寔當世不可得也凡所著集雖不欲傳其在四方好事者之所錄殆九牛一毛耳後之學者至聞其名歎不得瞻容爲恨若夫天地之高遠日月之昭明江海之浩蕩想而不可極者蓋若人矣

題首山傳法偈

諸佛甚微細智以金剛爲喻非凡夫麤浮心識所能了

達華嚴十定品入刹那際諸佛三昧乃能滅衆生顛倒想宣和元年十月吉日余在湘西鹿苑虎岑堂早作靜坐念曰今日蓋首山生辰追想爲人書其傳法偈并汾州無德禪師注釋詳味父子真能入諸佛甚微細智者也

題五宗錄

性覺本自妙而常明以無性故不自知謂之無明一切衆生以無明迷醉如目有翳善知識如醫師東坡曰醫

師但有除翳藥且無與明藥如可與明還應是翳此殆天下之名言也予所集五宗語要如醫師除翳藥方也從前先德用之有驗故樂以傳世書成於宣和元年正月明年有漳南道人崇顗者願求傳録録畢相示其筆力詳楷非誠之至志之確不能如此然能併除萬慮燕坐一室追繹先德所行之事研味諸家所示之語以校日用則予之所集不為徒爾顗之精勤不為虛行也

題寶公識記

王敦素問予寳公讖語視千百年如一日此何道而至之予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有物將至其兆必先者孔子之語也凡夫所見莫非倒想倒想若滅洞見三世寳公豈有倒想者乎敦素拊手曰美哉之論也然滅倒想寧有道乎予曰當不忘正觀曰是眼則不能自見其巳體自體尚不見云何見餘物若樹是見復云何樹若樹非見云何見樹現在若有過去未來亦應是有過去未來若無現在亦應是無故雜華曰法眼不思議此見非

顛倒敦素瞠然良久曰此語令人溟涬然弟之哉

題古塔主論三玄三要法門

古塔主著論呵諸方但解知見未明道眼予初駭之及覩其論三玄三要之義援引諸家證左甚明而曰豈特臨濟用此法門殆是三世如來之法式也僧輒問曰師論三玄法門名既有三其語亦異切不相離而臨濟本曰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何以辯明之古氣索良久引金剛般若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又首楞嚴云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等義對之曰理性無邊事相無邊雜而不參混而不一何疑一句之中不具三玄三要耶予獨不曉金剛般若首楞嚴等義非知見乎且諸經之旨既具臨濟安得蹤跡之而建立哉古方呵知見而自語相違可笑也盤山寶積禪師曰道本無體因道而求名道本無名因名而立號若言即心即佛今時未入玄微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之極則向

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盤山蓋形容三玄三要者雲居云譬如獵犬尋香嗅迹而去忽若羚羊挂角時莫道迹香亦無矣同安曰涅槃城裏尚猶危陌路相逢勿定期權挂垢衣云是佛却裝珍御復名誰木人夜半穿靴去石女天明戴帽歸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又形容盤山之語而三玄三要之旨益微矣古乃又引教乘以解釋之吾無以徵其失將撼臨濟起而使痛叱之乃快也

題古塔主兩種自巳

僧承古與施秘丞論自巳有二曰有空刼時自巳有今時日用自巳學者以其有叢林時舉讀之疑怖曰豈一阿難而成兩佛耶余聞世尊於首楞嚴會上謂阿難曰譬如琴瑟箜篌琵琶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莫能發寳覺真心各各圓滿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其說不過以善用不善用爲異不聞析而爲兩種也而古公立二自巳過矣祖師之門其論法方徵言語

之際略滯疑似者隨而救之如鳥飛空弗住弗著如六祖謂永嘉曰汝甚得無生之意對曰無生豈有意耶又問讓公什麼物與麼來對曰說似一物即不中自是觀之古蓋吾法中罪人而自以能嗣雲門其自欺欺人之狀不窮而自露也

題汾州語

六祖臨終門人問住持當如何行心用行乃契聖意祖曰設有問佛法者汝對之時莫迷自己性持修道第一

莫瞞自心如此則與聖意相應予觀淳化已後宗師無出汾陽禪師之右者味其平生聽其言論如謝安石之知國造次不忘自治宜於曹溪最後明誨爲無所愧矣

題準禪師語錄

石門雲庵示衆之語多脫略窠臼于時衲子視之如春在花木而不知其所從來予每以謂此老人可以起臨濟之仆哲人逝矣切嗟悼之以爲世莫有嗣之者湛堂於予爲弟昆自其開法未嘗聞其舉揚歿後百餘日得

此錄於杲上人處讀之喟曰雲庵之餘波乃能發生此老種性耶政和五年十月七日題

題小參

如來世尊說般若傳至震旦者無慮數百萬言其要不過曰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杜順宏華嚴入法界旨訣終必曰一切智通無障礙古之宗師於世尊之意神而明之獨雲門大師雲門滅百年有雲庵老師握臨濟劍得雲門之旨於說法時如月在千江

不借言詮一切見者心得意了自老師之化出其門者皆不足以知此獨湛堂師尺知其意予三復斯語爲之歎息使雲門雲庵而在見此語當撫掌一笑蓋其謹嚴如歐陽率更小字端方如顔平原大字秀整姿媚如鍾太傅表章精奇雅麗如王會稽蘭亭記嗚呼何其盛哉

題黄龍南和尚手抄後三首

予猶及見叢林老成人皆云黄龍南禪師游方時嘗至歸宗寶蓬頭方會茶師卻倚而坐寶呵之南書記無骨

耶師驚顧玉立如山又至棲賢諟禪師教令坐禪久之得定因誦首楞嚴呪終其身建中靖國元年春修水祖超然出雲庵所蓄此書爲示點畫奇勁如空中之雨小大蕭散出於自然予置卷歎曰成德之人其所作爲雖點筆弄墨之際亦自卓絶況其不可名者乎某題

黄龍南禪師手錄四十二章經一卷筆法深穏莊重而若瘦得顔平原用筆意雲庵老人生平無所嗜好獨秘蓄此經偶爲人持去十餘年莫知其所與客論字未嘗

不摶髀追繹之其師希祖得於筠溪胡氏家出以示予曰君其寶之政使此字不工猶足以爲希世之珍矧工如此又雲庵所愛而不忘者乎

歐陽文忠公曰論書當兼論平生借使顔魯公書不工世必珍之蘇東坡亦曰字畫大率如其爲人君子雖不工其韻自勝小人反此也老黄龍非其以筆墨傳世者也而其書終亦秀發乃知歐蘇之言蓋理之固然石門

某謹題

題晦堂墨蹟

右晦堂大和尚墨蹟三紙佛印盖公輩流也而其言推敬之至稱爲老師退之之與柳子厚歐陽永叔之與楊大年道樞不同而韓歐之稱柳楊唯恐不師尊之議者以謂避爭名之嫌非也前輩傾倒法當然耳公道德䰟叢林而罷資與公輩一時又名卿且留情吾道者今皆成于古堪師之能畜此帖嗜好大是不凡宣和四年自印福絕湖來出以示其姪因流涕書之

題雲庵手帖三首

南禪師學魯公字最有工當時歸南公者無不學之然無出雲庵之右者昭默老人嘗與德洪共觀此書歎慕之不已以謂不減楊少師一道人其珍之崇寧五年十月十八日門人惎題

雲庵和尚與檀越帖一紙伏讀如受訓詞叢林荒寒無復平日此老知不復見況筆畫語言乎門人惎流涕謹書

右雲庵寄張惠淵偈一首惠淵予不見二十年聞其精進日新真能遵受雲庵之言者也誠上人來自宣梵問其師洎惠淵健否偶記前偈遂書以授誠歸舉似惠淵使較當日之本異同也其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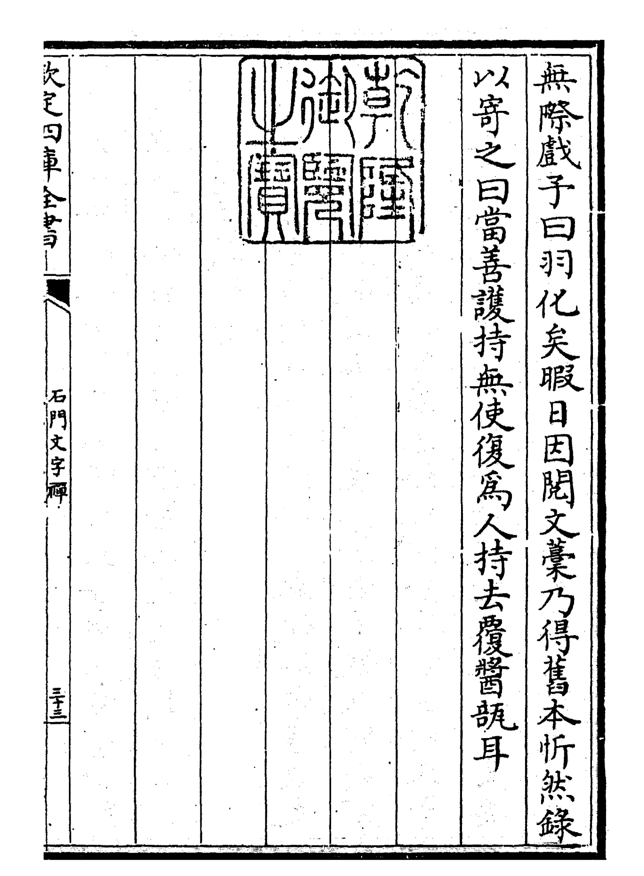
題徹公石刻

徹上人詩初若散緩熟味之有奇趣字雖不工有勝韻想其風度清散如北山松下見永道人耳公雖游戲翰墨而持律甚嚴與道標皎然齊名吳人爲之語曰餘杭

標摩雲霄雪溪畫能清秀嵇山徹洞冰雪予視三人者在唐號以詩鳴者尚多有而後世敬愛之者以其知所守而已文字不足道也東坡每曰使魯公書不工尚足以爲希世之珍其是之謂耶

題觀音贊寄嶽麓禪師

崇寧間至東明拜瞻石像作此贊時無際禪師方領住持事及無際遷居嶽麓餘十年生成寶坊于灰燼之中而予以弘法嬰難流落之餘幸復相見問前贊無恙乎



無際戲予曰羽化矣暇日因閱文槀乃得舊本忻然錄以寄之曰當善護持無使復爲人持去覆醬瓿耳

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五